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可亲的恶魔

(日本) 星新一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可亲的恶魔

〔日本〕星新一 著

郭军和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亲的恶魔 / (日) 星新一著; 郭军和译.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可… II. ①星…②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42553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 4500.00 元 (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70 多个媒体在介绍日本同一位作家的作品。可是仅该类题材，在日本就有很多作者，但媒体却出现了一边倒的奇怪现象。

这个作家的作品怎么如此倍受青睐?!

这位作家，就是被日本各界公认为是微型小说与科幻小说双料鼻祖的星新一。

他笔耕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八十年代就举办了一千零一篇作品的庆祝会。这在世界论坛上，非常罕见。他的作品，在日本妇孺皆知，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译介，其影响广泛而巨大。

他的作品，以善意的笔触，精致地嘲笑了人性的弱点与丑陋、社会的荒谬与矛盾、文明的畸形与变异、鬼魔的友好与可亲，既超然世外，又紧扣现实，风格十分独特。他的语言，简练传神，规范纯净，被誉为“科幻的俳句”。

本书把星新一的作品分成多个部分，下面选择几篇作一介绍，以增进读者的进一步了解。

《残酷的世道》里，一个 28 岁的青年人因为给同学作了贷款担保人而被同学欺骗，于是这笔债务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因此而被解雇。

可
亲
的
恶
魔



在离驻地很近的一家小酒馆里，他与另外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走到一起。于是，他们决定报复。就这样，三个人的报复行动发展到公司规模的集体行为。当那个青年被警察逮捕时，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说起来，那个恶灵才是真正的元凶啊！”

《可亲的恶魔》里的这个青年，人很普通，于是女人就不搭理他。在路上，他遇到了扮成老人的恶魔。于是，在恶魔的引导下，他说出三个愿望。有一天，当他突然发现自己愿望的满足原来是建立在别人正常生活被破坏的基础上时，他觉得他自己成了恶魔。于是，青年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恶魔。恶魔深受感动，因为他觉得，人世间这样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

.....

新奇的科幻，善意的恶魔，怪异的构思，诙谐的文笔，现实的嘲讽，赋予作品独特的魅力。

就是这种独特的魅力，深深打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星新一作品在全球的印量已经超过一亿册！

恶魔鬼怪，在他的笔下，显得可亲可近。与此相反，人世间的人与高科技的产品，反倒有点“面目可憎”！这就是星新一看世界的诱人方式。

——日本《美丽佳人月刊》

从嬉笑中品味人生，于惊奇处探索



太空，实在别有洞天。

——韩国《韩国时报》

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何那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都让他给说了个正着？！

——法国《新观察家》

可
亲
的
恶
魔

第一章

生活小品

残酷的世道，也有不残酷的一面，否则，人就活不下去了。

——智者

可
亲
的
恶
魔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当代
世界
金榜
畅销
名著

残酷的世道

那位青年低着头，心情低落的走回家。二十八岁的他，自从进公司以来，工作其实不错。但是，偏偏给过去的一个同学当了贷款担保人，因此劫数已到，那个朋友居然跑掉了。债主逼他还债，他只好挪用了公司的公款。

不久，挪用公款的事被查出。如能补偿就好了，可是到哪里弄钱补偿呢。于是，他以退職金填补了挪用款，被公司解雇了。

他想喝点闷酒，可是不愿到熟悉的酒吧间去。于是，在市郊的一个车站下了车。他独自住在离这个车站不远的一所公寓，步行约不到十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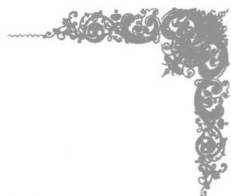
他穿过商店门庭若市的一条街道，找到一家酒吧。也许因为心情沉重，他觉得这间酒吧间格外地吸引人。也许因为它离家太近，平时他对这家酒吧间倒一点也不曾理会。

也许曾经见过它，但连想都没想过它的顾客是些什么人。

“就在这儿喝一杯吧。”

他推开门进去。这间酒吧并不大，内部装饰得很别致。一个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女人站在前台，似乎只她一个人经营这家酒吧。女人见他就说：





“您来了！”

“我是头一次来到这里的。”青年回答。

“不管是哪位客人，初次见面的都是第一次来……”

这一来，他心情舒畅了些。要了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慢慢地喝起来。他心想，这位老板娘走过了何种人生道路呢？想知道，但又不能刚一见面就问这些。只听老板娘接着说道：

“坐在那边儿的那位客人，是从上个月以前开始来这个店的，据说他干的是宣传广告业。”

距他不太远的地方，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人。彼此好象已经被介绍了似地打了个照面。不知什么原因，似乎双方都互寄同情，不由得互道寒暄：

“您好！”

“您好！”

青年对他印象不坏，不过看来他酒喝得并不愉快。青年手持酒杯，走近他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来问道：

“您的生意怎样？”

“我若是能够回答你‘还可以’，那就好了……说是宣传广告业，但规模很小，工作人员只有我和一个女职员，勉强维持到现在。我们揽活儿的那几家公司总是拖欠宣传费。其中有些公司也许要倒闭，到那时连我们也要跟着倒闭，不得不携家带口地潜逃。”

“那可真够受啊！说实在的，我的处境也和您差不多，今天被公司解雇了。暂时还能领到失业保险金。不过，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

“可真是不幸啊！刚才我只顾自己发怨言，很抱歉，

可
亲
的
恶
魔





这儿的酒菜不太贵，咱们边喝边谈吧。”

交杯换盏，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们俩人总唠叨着说道：

“这个世道真残酷。”

当他们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的时候，又出现了志同道合的人。

“你们说得对，这个世道太残酷啊！”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绅士。

“您似乎也有点什么心事吧？”

“二位，以后我来请客。老实告诉你们吧，有件事搁在心里，与你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酒逢知己，我也加入吧……”

他曾经张罗筹措资金、租借房子，好容易办起一个会员制的体育俱乐部。但是，经营刚一上轨道，他却被撤职了。

“您犯了什么错误？”

“要真是那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位绅士，原来是某大公司的总务部长，后来公司发生了不幸事件。当这一事件的责任涉及公司负责干部时，他为了公司，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进了监狱，尽管服刑的时间并不长。

了解实情的人对他是同情的。但，不知情的人却与他过不去。有那么一伙好搞阴谋诡计的人，想方设法把他撤职了，其理由是：有前科的人不适于在高级体育俱乐部充职。

“确实是个残酷的世道啊！”



这三个人志同道合地说到一起去了。继续喝下去，大家一醉，便放开胆子聊了起来。那位绅士说：

“既然落到这种地步。咱们也要齐心协力，对抗着这个艰难的世道啊！”

“对！不过怎么干法？”

大伙儿很起劲。

“在这儿可不好说。”

“那，到我的公寓去谈。”

被公司解雇的那位青年把他们带回了公寓，他们拟了一套行动计划。那位绅士向青年问道：“您在公司曾做过什么工作？”

“我是搞材料的。”

“好！可以拟出一套计划来。搞宣传的先生！您到能够骗得过的地方去，说您是接替他的工作，赊账采购材料，越多越好，后事由我来处理。”

“能成功吗？”

“准能成功！采购的时候请您说一些关于公司的具体情况、总管（经理）的名字等，谈得要巧妙一点，注意不要露马脚。您既然是搞宣传的，印制名片不是拿手吗？这事要办得越快越好。”

“好！我试试看。不知怎么，我感觉到了一些信心了。也许从前我太老实。”

这一“事业”很快地付诸实施。事情过后，公司里有人说，这个案子是不是那个被解雇的家伙干的。也有人说，他并不那么聪明，又没有胆量。既然没查清作案人，只好由公司赔偿损失了事。

这样，他们弄到了一大笔钱，三个人分了赃款，又去那间酒吧。

“反正，是值得庆幸，我们举杯祝贺吧。老板娘，今晚我们要痛饮一场哩！”

“那太好啦！尽管我不晓得先生们有了什么喜事，但是今天你们的情绪和上次截然不同了！”

在这家酒吧间喝酒，心情舒畅了许多。

“看来我们都具有自己未曾察觉的才干。再干它一家伙。”

“那当然！”

就这样议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印制出煞有介事的传单和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证，那位青年和搞宣传的人把它打折销售。由于那位绅士已经教给他们推销的窍门，所以他们都能做到简明扼要的说明。

由这个计划导致的损失，只好由体育俱乐部处理赔偿。尽管俱乐部方面猜测过此事件的作案人，但是并没确凿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有点心虚，因为这个人是他们用阴谋手段赶走的，若把事情公开化，就要关系到俱乐部的信誉。

于是这三位又同聚行酒吧举杯畅饮。

“一帆风顺啊！老板娘，我们又要喝了！”

“但愿先生们总是这样一帆风顺。”

三个人喝得兴高采烈，并约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再次聚会，计划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就分手了。

然而，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这家酒吧间没营业，那位青年人在酒吧间门口等候两人，并把他们二人领到自己

家去，说；

“那个酒吧间停业了。”

“老板娘出了什么事了？”

“二天以前，我想喝杯酒，到那儿才发现她停业了。第二天我到打听得那个老板娘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于车祸。”这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她得到一笔补偿费和人寿保险金。所以事情过后，为了寻些欢乐，她办起了那家酒吧间。因此她的生意才做得那么悠然自得。”

“原来如此。可是为何又要停业？”

“上次咱们喝酒的第二天，老板娘来了一位女朋友，是她的老相识。据说她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她告诉老板娘说，这家有一股妖气在飘荡。”

“有一股妖气在飘荡？我怎么无此感觉呢？”

“据说她还解释了那个妖气的来源，说原来在那里有一个长睡的恶灵，因为什么东西惊动了它，使它苏醒过来了。老板娘大吃一惊，她想丈夫死的也冤枉，再发生什么意外可受不了，于是匆匆忙忙地回到乡下的娘家去了。酒吧间顾客大多数是不赊账的，店铺又是租借的，因此停业也不难。”

“是不是有人想怄她的气，以便把那个酒吧间拿到手？”

“尚未发现那种迹象，这酒吧生意并不兴旺。尽管如此，它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酒吧间。我们把它接过来办下去如何？如果真的有恶灵，多么叫人害怕。”

话头中断了。四十开外的搞宣传的那位，沉思了一会儿说：

可
亲
的
恶
魔

“使那个恶灵苏醒的也许就是我们也未可知。我们三个志同道合，曾经诅咒过这个社会。我觉得那是一个开端，后来办的两次非法事业都成功了，顺利得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奇怪。看来还可以干下去，这肯定是托那个恶灵的福。”

那位绅士也说道：

“这完全可能。我们不应该不接受那个恶灵的支援。现在钱也有了，我们合伙办这家酒吧间吧，只要大家赞同。”

“事到如今，我也不再想找什么公司的差使了。也用不着担心卖钱额的多少。”

于是，这家酒吧间很自然地成了这三位的据点。建立虚构的公司、制作假票据搞诈骗活动，出售可疑的“专利”等等，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挂着酒吧间的招牌，也有不知底细的客人来光顾。如今由兼任老板的那位青年来迎接顾客了。

“您来了！”

“不知怎的，我想喝杯酒。”“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看现在的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您对这个世道有什么看法请不要闷在心里，尽管说出来好了。我们这里没有女招待，所以酒菜都很便宜。您到我们这儿喝酒，也是有缘分啊，来给你一杯。借以消愁吧！”

“你真猜到了我心中的苦痛。说实话，我老婆跑了。”

“原来是这样。这种滋味只有我们男人才能理解。”

“不过你们这儿给人的印象不错，不知怎的，有活力。”

就这样，入伙的逐渐多了起来。

“事业”也有了扩大。对一流公司的上层主管进行调查，用以敲诈勒索，人越多，效率越高。旅游公司的一些职员也入了伙，在国外活动的人员名单也弄到了手，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运用麻药，从政治家的秘书嘴里探听出一些内幕情报。对此，买主也大有人在。

现在，酒吧间的伙伴们个个经济情况都很好。总之，他们似乎活得很有劲儿，每天的生活都很丰富多采。

然而，大约过了一年以后的一天晚上。

酒吧间开始营业后不久，有两位陌生的客人走了进来，他们的眼神儿都很锐利。

“你们来了！我们这儿是轻松愉快的酒吧屋，在这儿喝酒，能够消除您的一切烦恼。无论如何，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啊！”

客人对青年回答道：

“你别得意忘形！我们是警察署的。我们早已侦破你们以这个酒吧间为据点所干出的一切勾当和参与者的名单。只要搜查一下你们这儿，肯定会搜出麻药和假牌的贵重药的。”

“怎么？……（怪不得最近我们的心情有点不舒畅。可是就这样完蛋了吗？不是恶灵在支援我们吗？不，等一等，那个恶灵是不是走掉了？也许是。大概因为大伙热衷于‘事业’，甚至忘记了对恶灵感恩了吧。）……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嘟哝什么？要想分辨，到警察署再说！不许乱动。

对你们会有公正的判决的。”警察说道。

这时候，这位青年自言自语道：“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若是有一位相信我们的律师就好了。说起来，那个恶灵才是真正的原凶啊！”

梦里拾金

扣门声响了。关不严实的大门门扇，被震得喀嗒嗒地响。

夜晚十点多钟。

这是城镇尽头很小的一幢孤家，不怎么讲究。住户是山田庄造，一个近七十岁的孤老头。这时，他正坐在六铺席房间的屋角的鄙陋桌旁。这是一个破旧的桌子，却是屋里唯一的“家具”了。

桌上铺着一张白纸，旁边放着一瓶廉价的“威士忌”。庄造一边在观上磨墨，一边在苦苦思索。

听到敲门声，庄造皱紧眉头。原来他正集中精力地构思一首《和歌》，有人突然来访，岂不破坏了思绪！况且，他现在苦心思索的还是一首绝命词啊！

山田庄造没有亲人。结过婚而未生儿育女。妻子十年前就死了，如今过着凄凉孤独的生活。现今只要有钱，就是他那样的老头子，也能找到合适的女人。可是，他哪来的钱呢？

庄造是个忠厚人，他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得来的退休金，竟被一个口称实业家的年轻家伙以投资为名诓骗了去。人说不义之财不久长，可是连这点用血汗换来的活命钱也没能保住。

他把剩下的一点钱，租了这间小屋，悄悄地仔仔细细地度过五个年头。眼下，这点钱即将用尽，房主逼他搬家。他将手头仅有的几个零钱，全部买了“威士忌”和白纸。如今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加上常犯神经痛，剧烈地折磨着他，使他产生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的念头。

话虽这么说，但他并不特别想死。难道这个社会里就没有我能干点什么的的地方吗？他也曾苦心地四处寻找工作，可是哪里有肯雇用他这样一个孤老头子的雇主！

命运总是跟他作对。每当他以绝望的心情躺下时，好象注定似的，总要做一个美满的黄金梦。而当他在狂喜中睁开眼时，那些成捆的高额钞票又立刻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房间和一阵阵的神经痛。这一鲜明对比，对他的生存是个无情的嘲弄。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响声杂乱而粗暴。

“啊，啊！就来，就来，是哪位啊？”

庄造撑着腰站起来，心想：就是讨债或催我搬家的，也不该这么晚才来。

“挂号信，急件。”门外的人说。

没有人会给我来这样的信，不是弄错了吧。他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门，只见两个体壮如牛大汉冲闯了进来象冲出闸门的水，一下涌了进来。

俩人都在三十岁左右，眼神发出异样的凶光，其中一